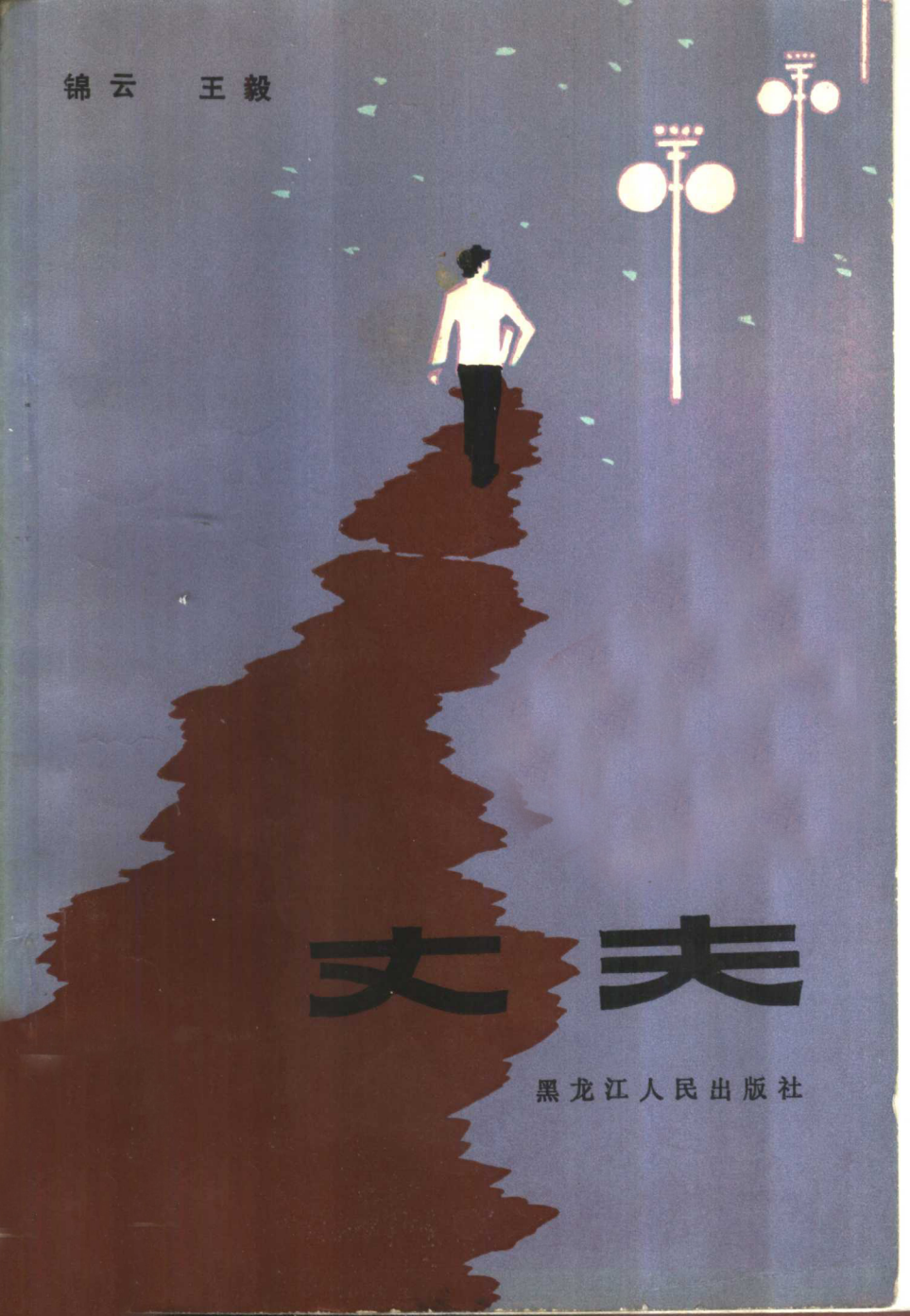


锦云 王毅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blue-grey. A man in a white shirt and dark trousers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on a path that leads towards the top right. A large, dark, jagged shadow of the man is cast onto the path behind him, extending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re are two stylized streetlights with multiple glowing yellow circular lamps. The title '丈夫'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across the lower middle of the cover,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shadow.

丈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丈 夫

锦 云 王 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樊大章

丈 夫

zhang fu

锦云 王毅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37×1092毫米1/52·印张62/16·字数124,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500

统一书号：10093·628

定价：0.52元

目 录

初 秋.....	1
简易楼上的民事纠纷.....	36
乡下老客.....	51
途 中.....	74
我的单相思.....	80
骨灰日记	102
各奔前程	126
潇潇暮雨	145
丈 夫	170

初 秋

时令已是三月，这座北方名城依旧降了大雪。

周末的黄昏，从物资局下班出来，李哲顺路到自由市场逛了一圈儿，用老婆给的钱，买了些价格比较贵、平日舍不得吃的细菜，便蹬车回家。

冬天，人们在此地骑车，可得有点儿特殊技巧。路面，总是结着厚厚的凸凹不平的冰。再赶上交春季节，下雪天气，一化一冻，路面镜子一样，人在上面简直象上了冰场。稍不小心，前轱辘崴进冰沟沟里，非摔个脆的不可。李哲大学毕业从北京刚分配来的时候，着实吃过几回大亏。一次，跌重了，车子扔出去老远，半天爬不起来，惹得路旁一群孩子拍掌叫好，还有节奏地冲他喊：“不疼，不疼，其乐，无穷！……”如今，他已经在这里过了十五年，连这辆孔雀牌脚闸车也买了十多年，当然不会再丢那种丑。他可以象许多本地人那样，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地自管往前蹬，就是大下坡，也能不睬一下闸，流星般地一放到底。

蹬到自家街口，天完全黑下来。一幢幢住宅楼，千窗百

口陆续亮了灯。有普通灯泡的黄幽幽的光，有太阳灯管的蓝汪汪的光，还有通过彩色灯伞和窗帘映射出来的红光、绿光，缤纷陆离，展示着百户千家生活情趣的差异。

浓浓的烟，在楼群中间的低空滞聚，连扑落在胸前、脸颊上的雪花，似乎也被熏成了黑的。刚搬来的时候，这煤烟总使李哲感到窒息。现在，他闻惯了。如果有一天，居民区的空气突然变得清爽，他反而会觉得缺了什么。真的，没一点烟火味，那还叫过日子吗？

城市里这样的小破楼很多。外面，走廊楼梯，一切公共场所都堆满了破烂儿，又脏又黑。可是屋里，却是一家比一家整洁舒适，吸引着那些下班的人赶紧往里钻。这楼，李哲也住惯了。每天，从物资局到小破楼，他的生活的脚步就在这两点间的一线上往往复复地穿梭。

老婆早到家一步，正用比她在食品厂包糖纸还快的动作淘米、切菜。儿子也早回来了，躲在厨房通向内室的门后，悄悄向他招手。

儿子瘦瘦的，大脑壳，鼓鼻子鼓脸。才上小学二年级，却净说些个大人话。看着那小眼睛一眨一眄，流露出乞求、焦急的神色，李哲连忙把买来的东西搁在碗橱上，顾不得向老婆报帐就跟了进来。

“爸爸，会粘胶吗？”

“粘胶？粘什么？”

“是这个——”儿子示意他小声，一面伸出背后的那只手。

手里，紧攥着折成两截的木杆，一头粗，一头细，很象

打克郎棋的棋杆。李哲认得，这是老师们课堂上用的教鞭。

“怎么弄折的？”他不知不觉压低了嗓音。

“……是，我又淘气……”

儿子没说完，老婆忽地从厨房冲进来：“啊？是不是那个缺德老师又打你来着？”她腰系围裙，手拿饭勺，一惊一乍地喊，“打哪儿啦？看看伤了没有？”

儿子边躲边急赤白脸地分辩：“妈，老师不是打我，是敲桌子……”

“缺德，没见过当老师的动不动吓唬孩子！”老婆自管喊下去，“星期一，下星期一，一定找他们校长！”

“别找哇！”儿子几乎掉出了眼泪，“老师都……气昏过去了，我们……吓得围着老师哭……呜……”

听说老师气昏过去，李哲感动了。

“她是真替学生着急啦！难得。”

“屁！还不是怕她那个班的成绩上不去，影响自己长工资？哼，为几个钱，拿人家孩子出气！”

话不投机，两口子顶撞起来，直到儿子把妈妈推回了厨房。

晚饭摆上了桌子。李哲拧下十五度的小灯泡，换了个大的。自从家里安了电表，老婆天天看电字，只有周末的晚上，才允许全家这样享受一回。

小屋顿时亮了许多。韭菜绿绿的，鸡蛋黄黄的，榨菜细粉汤在钵里散着白色的热气。李哲顺手从高低柜里取出小酒盅，儿子照例爬到床下拎出常备的玉泉酒。往常，一家三口，团团围定，有说有笑，物质的和精神的空虚，都会从这



顿“丰盛”的晚餐中得到一些弥补。但是，今天那种和谐愉快的气氛不见了。

儿子的一双小眼睛只在爸爸和妈妈的身上溜来溜去，不敢吱声。老婆嘴里嚼着，依然不住地嘟囔：

“哼，哪有这样当老师的！啥都朝学生要，要扫帚，要纸，连封教室窗户的锯末、浆糊都得家里出。倒好，打折了棍子，还得叫家长给粘！”

“不，老师没叫，是我自己拿回来的！”

娘儿俩拌嘴，李哲没听见，只顾闷闷地喝酒。他想起了那位女教师。

她姓姜，大概是叫姜岚吧？白白的，高高的。李哲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开家长会，另一次是儿子算术打了不及格，他被传去问话。儿子说，我们老师最爱笑，常常在课堂上听同学答错了题，或者自己判着同学的作业，忽然就用手背掩着口格格地笑起来，逗得全班都跟着笑。儿子说，老师笑起来特好看，脸儿红得“象一朵大桃花”。是的，那次李哲以坏学生爸爸的身份去见她，心里颇有些忐忑，正等着训斥，不料她却先格格地笑了，脸红红地说：

“这个淘小子，有时候真气得我想哭，咋整呢？”

那以后，李哲总希望再有机会到学校去，可是儿子不让。因为他再不想当爸爸老被叫到学校去的坏学生，而且也受不了那群小伙伴对他的嘲弄：“喂，大波，你的爸爸真肥啊，象猪头小队长！”

现在，李哲又想起女教师格格笑的样子。难道她也会发那么大的脾气？他觉得，她很面熟，似曾相识，又记不起她

象谁。她的身上，象有什么魅力，才见两次，便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难以忘怀。

洗罢碗筷，老婆正待开电视，儿子嗫嗫嚅嚅地央告：“明天我不去姥姥家，行不？”

“什么？”

“我去看老师。”

“不行！明天姥姥过生日，小舅特地捎话叫早去呢。”

“那咋办？老师病了，又没家，住学校里多想我们。”

“活该，吓唬咱，再去看她，更得理啦！”

儿子只好过来再求爸爸。李哲不说什么，给儿子穿好棉衣，便领着出了门。

老婆拿起围巾，直追到楼口，望见儿子两条小腿一跑一颠的，紧撵着丈夫的大步，朝学校那边走去。

雪正紧，斜飞的雪花从眼前闪过，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她站在那里，呆呆望了许久。

朱玉芬当年也是女工群里常招人多看几眼的标致人儿。到了她进入选择小伙子的年龄，国家正值动乱。食品厂的姑娘中间，议论未来“老头子”的标准，挑成分的，挑人品的，都有。还有的专挑听不听话、会不会疼人、能不能过日子的，已很少有谁注重文化程度的高低。朱玉芬也一样，从没想到要找大学生。在江轮上当舵工的父亲，被派去“占领上层建筑”，从被占单位领回来一个李哲，她就在老人的撮合下，稀里糊涂地嫁给了他。

也有邻居羡慕地说：“玉芬真不错，丈夫是大学生。”开

头，她不摸底细，真怕被他瞧不起，着实陪了几分小心。后来一看：嗨，敢情就这个呀！跑街挤菜，不会；做饭洗衣，不会；给小孩刮刮裤子，回回都沾两手屎！瞧外表，细皮嫩肉的，坐办公室里东拉西扯挺带劲，闹半天中看不中嚼。住这么个小破楼，月月不多开几个钱，动不动还得下乡。一阵子“接受再教育”，一阵子“改造世界观”，一走就整年整月不见人。跟他出门都窝囊。有回坐公共汽车，一个流氓故意在她身后蹭来蹭去，气得她抓住那家伙破口大骂。丈夫不但不帮自己，倒象给他丢了多大的人，反而来哀求她：“少说两句行不行？少说两句行不行？”假日，父亲家翻盖煤棚子，大姐、二姐领着丈夫都来了。当钳工的大姐夫，当电工的二姐夫，当水暖工的哥哥和当汽车司机的弟弟一起，挑的挑，锯的锯，和泥的和泥，砌砖的砌砖，唯独他，白在那里瞎转悠。看着那碍手碍脚的难受劲儿，玉芬心里总是恨恨的：倒霉的大学生啊，你还能做点儿啥？

多亏父母怜惜他。每逢这种场合，总得找个借口把李哲叫进屋去说话。开饭时，一大家子人，还要格外给他多夹几筷子菜。背后，父亲经常这样劝慰女儿：“人还是个稳当人，老人都下世了，千里迢迢来的，没外心，过吧。”

唉，他总算知道疼人，总算能听话，人品、成分总算还好，玉芬安心地跟了他。

夫妻间互相的称呼很有意思。他叫她“朱师傅”，甚至在楼道里当着许多邻居的面，也是这样大声地叫。这称呼，是伴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兴起而产生，至今沿用，双方都不觉得有什么更改的必要。本来嘛，里里外外，大人孩

子，哪样不靠她操心，哪样不靠她做主？这个家里，她仍在“领导一切”！她呢，跟外人提起丈夫，总说：“我们家的那位吃屎分子啊！”前些年，在她看来，“知识”和“吃屎”，不但谐音，而且近乎同义。现在她还是体察不出这位知识分子有什么比她高明的地方。他们天天一起，商量每顿的吃喝，计算月末的余钱，研究家具的式样，谈论邻居的纠纷，挑选衣料，劈柴购粮，尽管时有苦恼，时有欢乐，但总是和谐一致的。

直到最近，每一接触儿子的上学问题，每一谈到那位不曾见过面的女教师，她才隐隐感到，这个早被她拿下马的丈夫，除了说话文诌诌之外，还真有点儿特别见解，不能小瞧哩！

在学校，儿子几乎没有一天不闯祸，放学之后，常被老师单独留下，天黑回不来，害得她饭都来不及做好，就提心吊胆地跑到半路上去迎。为了约束大波，老师竟挑了班里最厉害的一个小丫头跟他同桌，专门看管他，如果不听，就随时告诉老师。好几回，玉芬发现儿子的小脸蛋上带着浅浅的泪痕。她气坏了，吵吵着要找老师算帐。可是每次，丈夫不但不上火，反而格外称赞小老师“了不起”，教育方法很有什么“诗意”！劝她不要去打扰老师，说家长护短最容易毁了孩子。连儿子也向着爸爸，揉着眼睛说：“妈妈，不赖老师，老师好！”

摸不透啊，大学生和工人真有挺大的分别吗？

回到楼上，玉芬刚又换下那只大灯泡，秋池便来串门。

秋池是丈夫的老同学，当年一起分配到这里来的。这家

伙历来不拘小节，今天晚上更显得风风张张的。穿着沾满雪的旧皮鞋，也不跺一跺，径直往里走，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擦得干干净净的红油水泥地面，留下了好几个泥脚印。

半年前，秋池的妻子死了，扔下他和一个比大波大两岁的女儿。后来，李哲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右派，刚刚改正的，据说也是个文化人。这几个月，差不离每隔三、五天，他都来一趟，向李哲报告进展情况。今天，看样子是定了，他迫不及待地跑来谢媒。

他坐在那里，旁若无人，使劲吸着烟，眉飞色舞地老是说：“挺好，有共同语言，谈得来，完全谈得来！”

什么叫共同语言，什么叫谈得来？过去玉芬很少想。确实，连丈夫的文学专业是怎么回事，她都弄不清楚，至于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为什么分到物资局，她更不明白有什么不适的。

此刻，她很想问问秋池，但终于又忍住了。李哲不在家，她可不敢招惹这位屁股沉的客人。

送走秋池，正是九点，丈夫和儿子还没回来。玉芬没心思自己看电视，禁不住隔窗向外望去。外面黑黢黢的，散散乱乱的雪花，象一群群萤火虫在窗前上下翻飞。她不由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吃屎分子啊！”

二

雪后放晴，太阳照着屋顶和路旁的积雪。街道上，小院

里，都亮得耀眼，更增添了岳母家做寿的欢乐气氛。

一大家子人，把两间小平房的里里外外挤得满满的，三姐妹帮着嫂子忙饭。小舅玉铎三十岁出头了，还是个光棍汉，领着一群侄甥外女扔雪球玩。屋里，三个女婿和大舅一起，陪着老人说话。照例，李哲坐在当中的靠背软椅上。这一大家子，全是工人。也许是不常在一起过日子的缘故吧，他们跟玉芬不同，对家里出了这样一位“秀才”，都觉得挺“稀罕”，也挺光采，并不介意他会不会做家务，认为有学问的，能这样随和，就挺难得。来了外客，大家抢先介绍他，而且特意点明，这是北京什么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岳父、岳母宠着，连襟们让着，逢到这种场合，李哲心里得意，总不免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一番。可是，今天他的谈锋不健，坐在那里老是怔怔的。

不知怎么，他好象是还坐在学校单身女职工的宿舍里，耳际还留着女教师的笑声。

爱哭的儿子，被老师拉住小手，揽在怀里，又忍不住咧嘴哭起来，抽抽噎噎地说：“老师，对不起……”老师一面替他擦眼泪，一面望着孩子的父亲，脸红红的，格格地笑：“咋整呢，小嘴儿这么巧！”她的头发有点儿散乱，微微带些病容，目光却显得比前两次更为深邃、澄澈。

“多美的姑娘！”李哲不觉心里一动。

据同室的另两位同事介绍，姜老师成天格格地笑，其实倒是急性子呢，恨不能班上的孩子一下都成了优等生才好。她太累呀，几乎天天都是半夜半夜地读书。为了不妨碍同事

睡眠，经常是十点以后，到外面走廊的灯下，捧着书本踱来踱去。

听到这里，李哲禁不住又看了一眼姜老师。她坐在小床一头，白皙修长的手抚摸着大波的肩，还是那样笑悠悠地望着自己。

小床上，堆了不少的书，整整齐齐，都包着一样的书皮。墙角那只小书架塞得满满的，连靠床的两屉桌，也被一摞摞的书占去了多半。房间本来不大，三张床，三张桌，简简单陋。但这些书，却使人感到充实、温暖。他注意到，姜老师桌上那片小小的玻璃板下，没有放时髦的明星倩影，只压了两张从笔记本上裁下来的写着钢笔字的小方纸。一张字多些，李哲认出，那是保尔把枪口从自己的太阳穴旁移开时的一段名言。另一张，却只写了一句话：

“汲取吧，珍惜人生！”

字体娟秀、大方，现在的青年能写出这手字的，恐怕不多吧？李哲暗自忖度着，顺手掀开摆在浮头的两部书的扉页。一部是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部，是王力教授的《古代汉语》。他愣住了，小学二年级的教师，也读这些？不由抬起头来问：“姜老师很喜爱文学吗？”

没等老师作答，儿子却抢着说：“我们的老师什么都会，可有学问啦。哼，比你强！”

一句话，逗得屋里人都笑起来。李哲看见，姜老师又用手背掩住口，枣色毛衣紧裹着的优美的双肩和丰实的胸脯，都在欢快地跳动。

她坐得离他很近，使他闻到了一股特异的香味。那不是

紫罗兰的奇香，也不是郁美净的艳香，那香气是天然的，从一个青年女子松软的长发和润泽的肌肤里散发出来的。

大学时代，李哲曾经热恋过一位女同学，因此常到她的寝室去。女宿舍里，衣服被褥的皂香，书籍讲义的纸香，健壮活泼的姑娘们身上的体香，每次都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神秘的感觉，使他拘谨，又使他亢奋。

在这里，在这时，久经烟熏火燎的李哲重又感受到这青春的气息，又熟悉，又陌生，觉得分外清新。他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多年前，变成了姜老师的同龄人，而姜老师又是多么象他昔日的情侣呀！

对了，她象她，象极了。一样深邃澄澈的眸子，一样颀长轻盈的身材，一样天然动人的丰韵！她也是北京来的，从兵团选送到这里的师专毕业的。天下会不会有这样的巧事，她就是她的妹妹呢？不，她姓蓝，而她，明明是姜老师啊！

噢，她象自己！大学里，还有刚毕业的头几年，自己不也常在夜半，在走廊的灯下孜孜攻读吗？不也爱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压一些手写的天真热烈的警句吗？

砰！一只雪球打在窗棂上，溅开了花，小院内传来孩子们的欢叫声。

玉铎象咻咻叫着的小鸭群里的大笨鸭，扯开粗嗓子大喊：“打偏啦！打偏啦！哈，谁也比不上小舅吧？”

大波不服，尖声尖气地跟着喊：“才不呢，我们老师就比你强。上课谁要看窗外，老师就拿粉笔头打谁的小脑袋，贼准！不信你试试，打完她还笑呐。”

“你们老师算啥？孩子王！哪象小舅，开大汽车，满街一转多神气！”

“比你强！比你强！”

李哲似从梦中被惊醒，有些怅然若失。耳畔只响着一片孩子们的叫声：比你强，比你强，比你强……

从岳母家告辞出来，已经是路静人稀。

路上的雪，经过一天的车辗人踏，早成了一层硬硬的泥冰，在稀稀疏疏的两排路灯下，闪出乌暗的光。

李哲默默地蹬车。前面车梁上坐着儿子，后面货架上驮着老婆。

当初，对这种一车驮全家的做法，两口子也是经过斗争的。李哲执拗拗不愿意，认为这违犯交通规则。玉芬却骂他死性，大街上这样的多啦，干吗非叫她受罪巴拉地去挤公共汽车？不叫警察看见就行呗！后来，李哲顺从了，象长到岁口的牛，终于习惯了上套驾辕。儿子小时，老婆用绳子给捆到他的背上，他也没什么怨言。

想到这些，坐在车后的玉芬抿着嘴儿乐。莫非这就是读书人的特点？是呀，细想想，她的大学生毕竟也有许多人所不及的好处哩。

比如，他平时尽管懒懒散散，躺床上拿书本都嫌累，却从不肯耽误天天早晨六点半听新闻。那次在父母家，谈起塞拉西老皇帝来访，亲朋满座，哪个有他知道得多？不但马上说出了那个古怪的国名，而且连地处非洲什么部位，面积多大，人口多少，首都是什么贝巴，甚至老皇帝的寿考，怎么登的王位，都讲得一清二楚。难怪当时两位姐姐都带着羡慕

的神色瞅着她笑呢！

儿子降生的第二年，玉芬又想要个闺女。是他，央告着她去带了避孕环。如今，看那些拖儿带女的家庭，上顿下顿大咸菜，买几张电影票都要抠索半天，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这么宽绰，还不多亏了丈夫的见识远？

过去，儿子在外面打架，多少回她要找到别人家去讲理。他，不但总是拦住她，反而带着儿子去登门道歉。结果，街里街坊都夸这家人厚道，邻居间相处，可以说是少有的和睦。

有文化的人，办起事来倒是不一样啊……

路过农学院一带，行人更少。自行车在两行楸子树枝杈桎桎的黑影中穿行，车轮轧过冻雪，发出咯咯吱吱的声响。儿子玩了一天，大约是困了吧？玉芬听见丈夫说：“大波，天冷，不许睡呀！爸跟小舅要了胶，回家给老师粘教鞭。”

玉芬忽然记起秋池说的“共同语言”、“谈得来”，暗想：

“这个吃屎分子，成天想些啥？真得好好琢磨呢！”

三

北方的春天，来得迟，又来得很急促。

四月中，开江风吹罢，松花江江面还漂着没有跑尽的残冰，整个城市刚刚遭受了一场大烟雪的侵袭，突然间，南墙根一溜桃花就顶着溶化的雪水灿灿地开了，杨柳也不自觉地青了梢。

真不出丈夫所料，儿子在那位“诗意”老师的调教下，竟